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世界科幻大师  
科幻世界丛书

BEGGARS  
RIDE

《西班牙乞丐》三部曲之三

# 乞丐的愿望

Nancy Kress

[美] 南希·克雷斯 著  
方陵生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乞丐的愿望

[美] 南希·克雷斯 著

BEGGARS

方陵生 译

RID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BEGGARS RIDE by NANCY KRESS

Copyright: © 1992 b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乞丐的愿望 / [美]克雷斯 著； 方陵生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8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289-2

I. 乞… II. ①克… ②方… III. 长篇—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726 号

图进字 21-2005-171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乞丐的愿望**

---

著 者 [美]南希·克雷斯

译 者 方陵生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李 珉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3.25

字 数 28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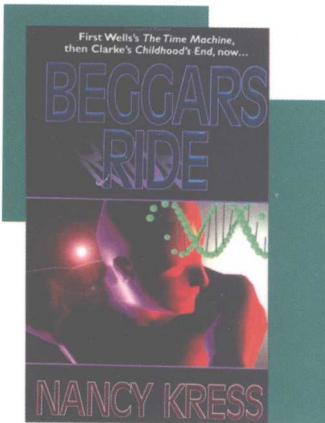
ISBN 978-7-5364-6289-2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二十二世纪，人类由于基因改造产生的隔阂不断加深：“无眠者”的领导人詹妮弗阴谋策划改变普通人的大脑；被视为人类救星的“超级无眠者”米兰达停止向人类供应“改造针剂”；失去救星的人类在疾病和死亡中挣扎，现在又面临詹妮弗投放基因病毒的威胁……

几个年轻人为了让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梦魇，勇敢地担负起拯救人类、自我救赎的重大责任。

几近崩溃的人类文明终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Nancy Kress



南希·克雷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1948年1月生于纽约州布法罗。

1990年，凭借《西班牙乞丐》（中篇版）勇夺雨果奖和星云奖两项桂冠，从此跻身一流科幻作家行列。

克雷斯擅长基因题材的科幻作品写作。她笔下的故事一般都发生在近未来，且总与现实生活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科幻世界策划制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世 界 科 幻 大 师 丛 书

姚海军 主编

##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吴 岩 (著名科幻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我的无眠梦想

〔美〕南希·克雷斯

《西班牙乞丐》的首版时间是在 1993 年，但其创作灵感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很早，一直到我的童年时代。

不同的作家因不同的原因而提笔，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经典名言是——“为了名声、荣耀、金钱以及所爱的女人”而写作，但实际上，他的写作原因并不仅限于此，被他漏掉的动因之一便是“羡慕”。

我是一个睡眠较多的人，对于那些睡眠较少的人总觉得特别羡慕。回想孩童时期，在朦胧的睡眠中，大好时光悄然流逝；少女时代，因为太好睡，错过了许多快乐的“睡衣晚会”（译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小女生聚会，在其中一个人的家中聊天、玩乐，然后睡觉）；成年后，我所有的时间要在工作、照顾小孩、洗衣做饭，以及社交活动中做出平衡。通常情况下，我最多也只能熬到凌晨两点。由于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睡眠，我觉得自己每天比别人少活了两个小时，五十年加起来等于少活了四年！因此，我心中时时萦绕着一种羡慕之情。

因为羡慕，我用我的笔创造了从不需要睡眠的人，

一些异于我们的人！而我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获得了感同身受的美好体验！

我最早创造的无眠者形象是在1977年写的一个短篇恐怖小说中，小说里的无眠者是自发性基因突变现象的产物，一群迷失在大山中的登山者。那篇故事遭到了科幻出版界几乎所有编辑的退稿（在我将稿子辗转寻求发表的过程中，由于编辑人员调动的原因，我的稿子在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手里甚至被退稿两次），而我当时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作者，没有那个能力去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作品，只觉得这篇故事大概是推销不出去了，于是只得将它束之高阁。

五年后，我又做了一次尝试。这一次，故事里无眠者的基因突变是有意为之，由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创造出来，最后他本人也死于自己的实验中。这有点像一出情节剧，又有点虚无。这篇小说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一次次被编辑给退了回来。

1990年，我准备做第三次尝试，对于那些不睡觉的人的羡慕仍然是一个很强烈的动因。这时我的境况有所改变，我已是一个全职作家，孩子们也都长大了，青少年形象占据了我的头脑。最后，我的兴趣落在了探索科学的发展是如何创造出无眠者上（不再是疯狂科学家在地下室里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了）。

于是，我的中篇小说《西班牙乞丐》就这样诞生了。虽然这部小说同时获得了星云奖和雨果奖，但我一直在想，蕾莎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因此，我开始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一直在思考，基因改造创造出来的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无眠者，对美国经济势必产生长期的影响，必将使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在《西班牙乞丐》中，只要在试管里改变为数不多的几个基因，就可以造就出天才的无眠者；而在现实中，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但自1990年以来，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基因工程正在成为现实，但许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认可它，更遑论接受它；另一方面，基因改造也像被放出魔瓶的妖怪，一旦被释放出来，就无法再将它收回去了。我们现在已经

知道如何操纵和改变人类基因，毫无疑问，我们将会付诸实践。在世界各地——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让我们对人类基因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令人振奋的努力和贡献。在对待我们人类自己基因组的问题上，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我的《西班牙乞丐》的两部续集——《乞丐与选民》和《乞丐的愿望》中，对于改变人类基因的探索穷尽了我的想象力，然而即便如此，也难以接近和涵盖未来几十年里基因工程将给我们带来的令人振奋、震惊和争议的种种变化。我只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变化，并继续以其为题材笔耕不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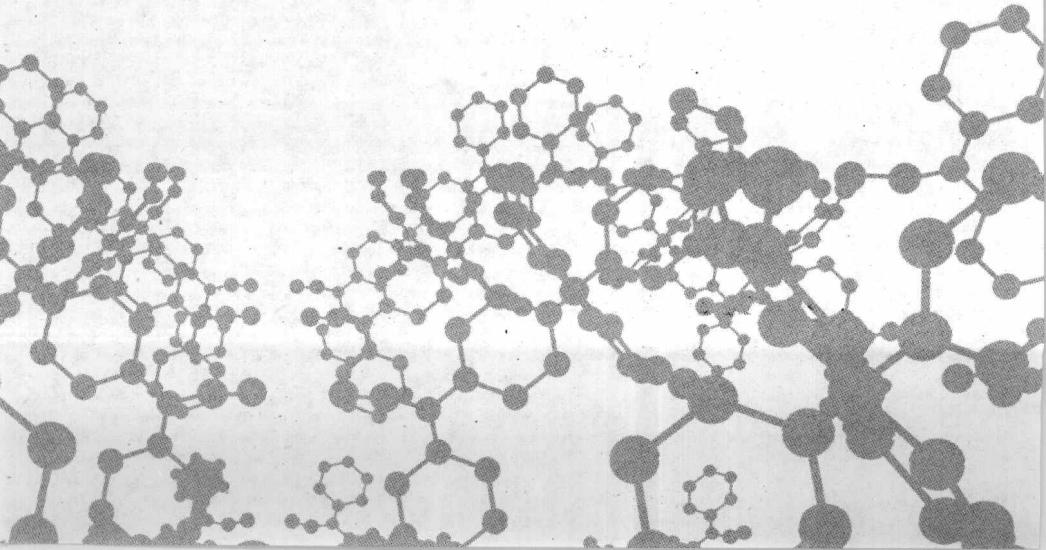
之所以羡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有些东西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2007年7月于家中

目  
CONTENTS  
录

序 幕.....	1
第一卷.....	5
第二卷.....	171
第三卷.....	319
尾 声.....	407



## 序 幕

监狱大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詹妮弗·沙里夫跨出牢门。

空中汽车已经等候在一百英尺外的停车场上。詹妮弗曾叮嘱丈夫：不用过来接我，我会去找你的。威尔·桑达罗斯理解她，这会儿他正独自一人等在车里。

她静静地伫立着，眺望着外面的世界。青草，绿树，似锦的繁花。基因改造的大麻百合、银色蔷薇、美洲石竹、月亮草。时令已是盛夏。典狱官站在她身旁，嘴里不知嘀咕着什么，她什么也没有听见。

二十七年过去了。

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又都没有变。

从她受审、被判决，到最终被投入监狱，至今已有二十七个年头。全是因为一宗基本证据确凿的罪行：背叛美国的叛国罪。只是在詹妮弗看来，那并不能算是犯罪，而是一场革命，一场争取自由的战斗、一场针对睡眠者的革命。那些睡眠者一直在劫掠，并试图毁灭詹妮弗和她手下的无眠者，而政府则使用了会给无眠者带来灭顶之灾的现代武器——让他们几近破产的征税手段，以耗尽无眠者的元气。詹妮弗针锋相对，她用的是更现代的武器——基因恐怖主义。詹妮弗·沙里夫和她的十一个无眠者组成的庇护所委员



会，以美国的五座城市作为要挟，武器就是经过基因改造的逆转录酶病毒，一种可以迅速置任何有神经元的生物于死地的病毒，目的是要让睡眠者放过她的人，让他们脱离美国，获得自由。

但她没有成功。那并不是因为睡眠者比无眠者更聪明，她的失败另有原因。詹妮弗和她的手下分别被判刑，詹妮弗的刑期最长，长达二十七年。

又有一辆车停在了威尔的车旁边，那是一辆地面车。会是记者吗？也许不是。在这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里，一切都难以预料。一位老妇人从车里出来，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詹妮弗冷眼看着她。这个老妇人——看她的脸，她应该已有八十多岁了——步伐平稳，手臂摆动灵活，她和与她相似的那些人是在那场“基因改造大变革”后开始变成这样的。但是这位老人仍然是衰老了，就像油已尽灯将枯，正逐渐接近人生的终点。

詹妮弗·沙里夫已经一百一十四岁了，虽然她看起来只有三十五岁，而且会永远看起来都只有三十五岁，但她毕竟已经失去了二十七年的时光，一同失去的还有她的世界。

典狱官仍在喋喋不休，詹妮弗并没理会他。她心里正燃烧着怒火，就像地心，正喷涌出缓缓流动的浓稠熔岩，气势磅礴，具有熔化一切的力量。但是她冷静地压抑住了这种愤怒，她要将它藏在心里，加以引导。失控的怒气是危险的，而适当引导的愤怒则是一种永远不会枯竭的力量。

思绪如潮，但她美丽脸庞上的肌肉却纹丝未动。

她已经准备好了。詹妮弗从那个喋喋不休的典狱官身边走开，离开了这个她因背叛政府的罪名待了二十七年的艾伦代尔联邦最高安全监狱——而今，这个她曾背叛过的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

没有亲吻，没有拥抱，威尔只是和她拉了拉手。他端坐了一会

儿，便发动车子。

“你好，威尔。”

“你好，詹妮。”

没有多余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空中汽车升了起来，在她的下方，那个呆立着的典狱官的身影越来越小，然后监狱也越来越小。詹妮弗对着公共链接通信器说道：“有留言吗？”

“没有留言。”通信器回答道。这并不奇怪，她的信息有可能正在威尔暂居地的通信器上等着她。大概有很多信息在等着她，以后的日子里将会越来越多。詹妮弗正在重新集结她那个错综复杂、庞大无比的公司企业网及财政网，但她的基地不会选在美国所管辖范围内。永远不会在美国。现在，在未加屏蔽的链接网上，她要进行一次通话。

“请接庇护所，公共频率。”

“呼叫庇护所，公共频率。”链接网呼道。威尔看了她一眼，然后集中精力继续驾车。

詹妮弗面前屏幕上的信号灯闪了一下，她孙女米兰达的脸立刻出现在眼前，看来米兰达一直在等待着与她的通话。显然，她对詹妮弗出狱的时间了如指掌，精确到分秒。

“你好，祖母。”米兰达·沙里夫说，她的声音来自地球上空二十万英里处。到今天为止，她和其他第三代无眠者占据庇护所轨道已经好几年了。但这个庇护所是詹妮弗为了无眠者的安全而建造起来的，詹妮弗不喜欢现在这样。

米兰达没有说“欢迎回家”之类的话。她相貌平平，脑袋特别大，长着一头桀骜不驯的黑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詹妮弗看着她的孙女，回忆着往昔之事，努力抵挡心中那堵升腾而起的愤怒之墙——将詹妮弗送进监狱的正是这个米兰达。



詹妮弗的话音格外清晰，不带一丝感情：“我要收回庇护所的所有权，它的合法拥有权属于我。从我被释放之日起，二十四小时内，你们都给我撤出轨道，带上你所有的二十六个超级无眠者，连同所有和你有任何生意往来的人。否则，我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你也送上政府那个腐败堕落的法庭。”

米兰达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我们会撤出庇护所的。”接着，屏幕上一片死寂。

威尔握住詹妮弗的手。

空中汽车抵达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处，Y能量防护罩的圆顶出现在眼前。历经岁月沧桑的山头呈圆形，顺坡而下覆盖着一片绿意葱茏、显然未经基因改造的植被。威尔对着防护罩发出一个信号，空中汽车便穿过防护罩，降落在一座石屋的屋顶上。这座房子是用纳米材料建成的，建在较低的山头上。他们从车里走出来。

詹妮弗的脚下，一片草地向远方延伸开去，上面长满了苜蓿和雏菊，蜜蜂在花间流连。草地尽头是一条波光粼粼的溪流，在北面与一道瀑布汇合。极目远眺，山峰在蓝色的薄雾中兀自突起，就像掩隐在朦胧烟雨中的一座座尖顶教堂。天如苍穹，天幕下飘浮着奶白色的浮云，西边的尽头处是一片渐渐褪去的金黄。

威尔温柔地说道：“到家了。”

詹妮弗看着这个家和它周围的一切：房屋，草场，山峰，天空。田野。她面无表情，然后闭上了眼睛，这样她就可以更好地看到，心中努力压抑着的怨愤将如何演化为精心筹谋的计划。

“家，这就是家？它永远都不是家，它只是战场。”

威尔缓缓点头，微笑。他们一起走进屋子里。

## 第一卷

2120年 11月 ~ 2121年 1月

“愿望若是马，乞丐也能乘。愿望非事实，犹若水中月。”

——约翰·雷《英国谚语大全》，1670 年





## 1

它就躺在那里——曼哈顿东部小区麦迪逊大道的人行道上，功能不太完善的清洁机器人完全有可能忽略它，因为它很像被风刮落的树枝。但它并不是一根被吹落的树枝，也不是一把被人遗落的激光刀，更不是从不知哪里的纳米涂层墙上剥落下来的黑色碎条，它是一个“改造”针管。

杰克逊·阿拉诺把针管拾了起来。

针管是空的，无法知道它是在多久以前被使用的，黑色的合金没有生锈，没有疤痕，也没有朽烂。杰克逊不记得上一次看见这样被扔在外面的针管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三四年前吧。他将针管放在手指间捻弄着，好像它是一根指挥棒一般，然后像使用望远镜一样将其对准前面的大楼，喊了声“砰”。

“欢迎光临。”大楼回应道——杰克逊向前伸出的手臂已经进入大楼传感器的感应范围内了。他将针管放进口袋里，进入安全检测隔间。

“我是杰克逊·阿拉诺，求见埃莉·莱斯特。”

“先生，请稍候。检查完毕，先生请进，很乐意为您效劳，先生。”

“谢谢。”杰克逊说道，声音硬邦邦的。他不喜欢大楼那种装模作样的口气。

